

洪昇散佚剧目钩沉

刘 荫 柏

清代初年的大戏剧家洪昇，一生创作极丰。除撰写《长生殿》传奇外，还作有《回文锦》、《长虹桥》、《回龙记》、《闹高唐》、《锦绣图》传奇五种，惜皆已散佚。有些研究者将《沉香亭》、《舞霓裳》也列入，再加上《长生殿》，合称为作传奇八种。据洪昇撰写的《长生殿·例言》可知，《沉香亭》、《舞霓裳》实际上是《长生殿》的初稿、二稿，与《长生殿》本为一回事，不应再将它列入独立的作品。洪昇除作传奇外，也从事杂剧创作，今存《四婵娟》杂剧一种，而《天涯泪》、《青衫湿》、《节孝坊》杂剧三种，皆已散佚。

《回文锦》传奇 一名《织锦记》，本事见唐房玄龄等撰《晋书·列女传》载：窦滔“被徙流沙，苏氏思之，织锦《回文璇图诗》以赠滔。宛转循环以读之，词甚凄惋。”但关于窦滔与苏氏事，在唐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：其一李冗《独异志》卷下云：“窦滔久戍，其妻苏氏能词，织锦为回文诗，叙离间阻隔之意以寄之。其理纵横读之，皆有旨意。”此说与《晋书·列女传》所载近同。其二武则天为苏氏《璇玑图》撰写的一篇序文云，由于家庭纠纷，窦滔与苏氏断绝音信，苏氏甚悔，就织锦为回文，五采相宜，纵横反复皆成文章，名曰《璇玑图》，遣人送至襄阳。窦滔见图深受感动，遂接苏氏团聚。此二说皆甚早，后人无法断定其真伪。文人及小说、戏曲家多信后一种说法，因为此说极生动，带有文学色彩，颇能触发文人之灵感。洪昇撰写的《回文锦》传奇虽佚，但在诸匡鼎辑《今文短篇》中，收有洪昇《织锦记自序》，可知他也采取后一种说法：

尝读武氏《织锦回文记》，叙窦滔夫妇事。阳台之谗，因于若兰之妒。而连波之相弃，因于谗，亦因于妒。推原其端，岂非苏氏之首祸与？据记谓：苏性急，求获阳台，苦于捶辱。及连波将镇襄阳，邀其同往，而若兰忿忿不肯偕行，倡随之义何居？则连波未尝不笃结发，而若兰可谓大乖妇道矣。黄山谷诗云：‘亦有英灵苏蕙子，只无悔过窦连波。’意若专罪连波者。少览其作，甚疑之。夫妒而得弃，道之正也。璇玑之作，若兰可谓怨且悔矣。连波怜其怨而许其悔，因而复合，亦道之宜也。岂有讥乎？余撰此记，凡苏之虐焰，赵之簧舌，皆略之不甚写；戈矛之事，风雅出之。皆为后来三人复合之地，亦要诸诗人温厚之旨耳。嗟乎！古今女子有才如若兰者乎？于其妒也，君子无怨词。怨不敢怒，悔深次骨，而后曰可原之矣。则或于闾教有小补与？若夫谗妾构嫡，亦岂得云无罪？而予重归其责于若兰者，亦《春秋》端本澄源之义也。独怪山谷文士，亦自同于金轮北狐之见，当一笑耳。

洪昇在此剧中不仅不责备喜新厌旧的窦滔，反而对要求过一夫一妻正当生活的苏若兰，责备甚严，认为她的反抗行为“大乖妇道”，“倡随之义何居？”并为窦滔的行为一再辩解，甚至说窦滔抛弃若兰的做法是“妒而得弃，道之正也”。只有当被遗弃的若兰“怨不敢怒”，并“悔深次骨”，变成令人驱使的机器时，这才能宽宥她。洪昇在剧中为了削弱此传统故事中的锋芒，故意将苏、赵两妇人间的矛盾，“皆略之不甚写”，以此冲淡其中反抗封建闾教的因素，使家庭间“戈矛之事”，能够“风雅出之”，为“后来三人复合”的“大团圆”做准备，为封建社会中一夫多妻制的不合理现象曲笔辩护。

《回龙记》传奇 在清无名氏《传奇汇考》著录作《回龙院》。蒋瑞藻《小说考证》卷六引《见山楼丛录》述其本事，略

云：山阳韩原睿，家贫能文，平章宋皇鞏荐为建宁别驾，携妻李氏至任。闽中都督虞自雄反，杀八闽节度张丕文一家。“李氏闻之大惊，寄书其夫。原睿行至回龙村，接李氏书，乃潜出浦城。其子敬敷……至闽，为巡兵所获。见虞自雄，命杀之。（贾）多智曰：不如令见其母，劝作书降其父。敬敷见母，哭诉始末，乘夜举家潜走。原睿请兵至，大败自雄军，擒贾多智，自雄出降。……”在《见山楼丛录》中又评云：“虞自雄谓愚自用，贾多智谓假多智。洪氏或别有所指耳。”章培恒先生据《淮安府志》卷二十二《人物·仕迹》、《浙江通志》卷一百二十二《官职》及《康熙东华录》等书中资料推考，洪昇《回龙记》传奇是以山阳人何源睿和何宽母李氏在耿精忠叛乱时真实“事迹牵合之而成此记”（《洪昇年谱》）。《回龙记》中韩原睿，山阳人，名与何源睿近同，又为同乡，仅姓氏有出入。何宽也是山阳人，其母李氏，《回龙记》中韩敬敷母也称李氏，且经历又近同，故推知洪昇第二次家难时，其父很可能与三藩事牵连受累，“罹事远适。昉思时在京师，徒跣号泣，白于王公大人”，“会逢恩赦免”（朱溶《稗畦集叙》），故洪昇在《南归》诗中有：“祸大疑天远，恩深觉命微”之句。从洪昇当时的处境可以推知，他写《回龙记》不仅对耿精忠叛乱持批判的态度，而且也是在向清廷表白自己及家庭的立场。

《闹高唐》传奇 作于《长生殿》之前，洪昇在《长生殿·例言》云：“曩作《闹高唐》、《孝节坊》诸剧，皆友人吴子舒凫为予评点。”《曲海总目提要》载其内容本于《水浒传》，从“柴进欠陷唐州一段为排场关目，其波澜脉络，总归于破高唐救柴进，即以《闹高唐》名剧。”蒋瑞藻《小说考证》卷六引《见山楼丛录》云：“《闹高唐》之本事，盖出于《水浒传》。自序云：观柴进则当思所以择交，观李逵则当思所以惩忿，观蔺仁则当思所以报恩；观宋江等则当思所以反邪归正。观殷天锡而知

势力之不足倚，观高廉而知妖术之不可恃，观高俅而知权奸之误人家国，观罗真人、公孙胜，而知纷争扰攘之中未尝无遗世独立之人也。又谓文官如柴进则不爱钱，武官如李逵则不惜死。故独为二人写照。其写皇城夫人之烈，柴大娘子之贞，公孙母之节，则以巾幅愧鬚眉，有《水浒》所未及者。关目亦不尽与《水浒》合，特借以抒写怀抱而已。”看来洪昇并非简单地将小说中情节改编为戏曲，而是借此传奇故事以喻今世，抒发他比较正统的儒家思想，寄寓胸中无限感慨。

《锦绣图》传奇 在清无名氏编《传奇汇考标目》中著录为洪昇作。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云此剧“一名《西川图》”，“因张松献西川图，则曰《西川图》也”。又因“昔人以川中山水佳丽，物产富饶，侔于锦绣”，故以《锦绣图》“为名也”。其内容为：“演刘先主及诸葛亮谋取四川事。有据正史者，亦有采演义者，又有自作波澜者，与《古城》、《草庐》诸记，皆先主时事，可参观也。”但又注云：“清洪昇有《锦绣图》，不知是否此本。”在故宫博物院藏有《西川图》钞本，可惜未署作者为谁。吴晓铃先生云：“《西川图》钞本，曾见二本，一衍刘备入蜀事，见藏故宫。则与此本所叙事同，疑即洪作，犹在人间”（见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）。另一《西川图》，为清无名氏作，据《明史·宦官传》所载太监刘永诚事衍出，从内容上看与洪昇所作剧目无关系。

《长虹桥》 清人姚燮《今乐考证》著录为洪昇作。据唐张鹭《朝野僉载》卷五载：“赵州石桥甚工，磨砢密致如削焉。望之如初日出云，长虹饮涧。上有勾栏皆石也。勾栏并有石狮子。龙朔年中，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，后复募匠修之，莫能相类者。至天后十足年，默啜破赵定州，贼欲南过，至石桥，马跪地不进，但见一青龙卧桥上，奋迅而怒，贼乃遁去。”赵州桥原名安济桥，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大拱桥，状如长虹，民间又称之

为长虹桥。故推知洪昇此剧即是采《朝野金载》及民间传说而衍成，可能作于平定三藩之乱时。

《天涯泪》杂剧 清毛奇龄《西河全集·长生殿院本序》中云：“尝以不得事父母，作《天涯泪》剧以寓其思亲之旨。予方哀其志而为之序之。”在《送洪昇归里覲省》诗中，毛奇龄又云：“孝友乡人信，才名国士闻。竭来依上舍，此去浣中裙。柳记当门长，星从过野分。天涯原有泪，不用洒离群。（昇有曲名《天涯泪》，为思亲也。）”可见是洪昇在离乱中，思念双亲而作，但其具体关目不详。

《青衫湿》杂剧 清梁绍壬在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卷三云：“昉思先生传奇，尚有《天涯泪》、《四婵娟》、《青衫湿》三种，今其稿犹存于黄氏。”此中黄氏系指《也是园藏书目》编者和戏曲收藏家黄丕烈。黄丕烈生于乾隆二十八年（公元1763年），死于道光五年（公元1825年），故知《青衫湿》等今已散佚剧本，在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尚存。从剧目字义推测，可能是写白居易与商妇事，因为白居易《琵琶行》长诗中有：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，江州司马青衫湿”句。用这一题材写成的戏曲颇多，如元马致远《江州司马青衫泪》杂剧，明·顾大典《青衫记》传奇，清王铎《司马衫》传奇。故推测洪昇在此剧中主要抒发他仕途不得志心情。

《节孝坊》杂剧 剧目仅在清姚燮《今乐考证》中著录，其内容不可考。不知清人张大复《双节孝》传奇是否与此剧内容有关系。

总之，从洪昇这些散佚剧目现存资料探索，此中没有一部传奇、杂剧的水平能够接近《长生殿》传奇之博大精深，不能象《长生殿》那样轰动大江南北，名震京师，并为时人所激赏，所以才逐渐散佚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